

石榴花开

高晓华(梁山)

五月,母亲院子里的石榴花开了。石榴花开出一片红火,映着母亲灿烂的笑脸。石榴花间,光影斑驳,温柔了岁月,也温暖了我内心的每一个角落。

记得那年冬天,母亲对我说:“闺女,开春后,我从你大娘家为你压下一棵石榴树的枝,成活后我们把它移植到咱家院子里。”

那根压下的石榴树枝生根后,母亲便帮我把它移到我家窗前的一片空地。然后,她如释重负地对我说:“妮啊,愿这棵石榴树带给你幸福和好运。”

石榴花开放在我的青春岁月,燃烧了我的青春。我大胆地迈出了家门,勇敢地向心仪已久的男生表明了心迹,收获了爱情。我们以外出打工的方式,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,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随着人生经验的丰富和社会经验的积累,我们又开始着手谋划自己的事业。

石榴花年年开,并且越开越多。那花朵似红色的小灯笼,悬挂枝头随风轻摇,泼洒一地热烈与喜庆。石榴花开放在我的青春岁月。在这个激情澎湃的岁月里,我把火热的青春投放进我最热爱的事业,我的事业和我热烈的青春一同燃烧,我奔放的青春点燃了我的事业,我蒸蒸日上的事业点燃了我的生命。

后来我才知道,石榴花寓意着成熟美丽、美好的爱情、红火吉祥,以及纯洁与淡雅。它象征着成熟女性的风采、对爱情的热烈追求、家庭幸福和好运,以及清新脱俗的气质。母亲一定是从上一辈人口中得知了石榴花的这些美好寓意,才特地为我种下一棵石榴树祝福我。

苎园,岁月走来的芳华

朱茺梅(任城)

在济宁城北,有个宝藏之地。在这里,东方古典园林与西方哥特式建筑交相辉映,奇花异草与百年风雨共谱传奇。“尘世蓬瀛”是其雅称,“戴庄”“苎园”是明清时期的称谓。近年来,在不断的拜访中,我被它独具特色的美,深深吸引。

据记载,戴庄“左带运河,右襟洸水,北枕泰山之余脉,南接微湖之烟涛”,是藏风聚气的风水宝地。明清时期修建的亭轩花木、水榭荷塘,虽显陈旧却贵气不减,清晰可见曾经的精致秀丽,如入江南园林。漫步其中,想起明清文人在“椒花村舍”抚琴诵读,风雅之声犹在耳边。而毗邻的百年大教堂、修女楼等哥特式楼房,又令人恍如身在异国。

苎,是一种非常柔细的香草。“苎园”之名与这里曾经大量种植珍稀树木有关。历经三百多年风雨沧桑,现在尚有欧椴、文冠果、绣球、杜仲、菩提等百年以上国家二级保护古树几十棵。其中,最引人关注的是310岁的流苏,暮春盛花期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看。远观,庞大的枝条如覆霜盖雪,很是惊艳;近瞧,细长的花瓣细碎婀娜,姿态优雅。春风里似琼芳,舞着天地间的纯洁与舒展;春雨中如青岚,携带着山林的清幽与朦胧。原本东西各有两棵流苏,可惜几年前,西边的一棵在暴雨之夜倒下。为抢救它,林业部门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。现被人工扶正,等待重生之日。

一座园林,一方天地。历经岁月沧桑走来的文化瑰宝,是我们丰富的心灵家园,理应珍惜爱护。

麦香中的思念

罗艳(徽山)

在那片宁静祥和的小村庄,炽热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洒,广袤的田野被镀上一层灿烂的金黄,微风拂过,麦浪层层翻涌,发出沙沙的轻响。又是一年麦黄时,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喜悦,可我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到那个酷热难耐的夏天。

那年夏天,太阳仿佛比往常更加热烈,无情地炙烤着大地,世间万物都被这炽热的阳光压制得失去了生机。我的父亲,一位与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庄稼汉,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了六个多月后,最终还是没能敌过命运的安排,带着满心的遗憾与牵挂,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往年的麦收时节,当天空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,父亲已经早早来到田里。他熟练地弯下腰,手中的镰刀上下挥舞,动作行云流水,晶莹的汗水顺着他的脸颊不断滑落,滴落在脚下的土地里,瞬间便消失不见,与泥土融为一体。

那时候的母亲总是紧跟在父亲后面。父亲在前面用镰刀割麦子,母亲在后面捆麦子,父亲割一片,母亲捆一片。我作为家里的老大,常常学着父亲割麦子,却始终比不过他,他一口气能割半亩地,而我却要喘上好几口气。妹妹习惯跟着母亲捆麦子,娘俩有时相互配合,有时则各捆各的。两个弟弟当时还小,他俩经常负责把麦捆从地里扛到地头,偶尔会协助父亲把麦子装上车。就这样,一家总动员,干得热火朝天,忙得不亦乐乎,心里总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劲。

蓦然回首,这片田野依旧如往昔一般,麦浪翻滚,麦香飘荡,可父亲再也无法体会丰收的喜悦了,反倒给我们增加了许多复杂的情愫。父亲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老伴。母亲19岁就嫁给了他,陪着他吃尽了生活的苦头,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大半生。父亲最牵挂的是他的二儿子。二弟结婚那天,喜庆的鞭炮声响彻整个村庄,不知父亲能否穿越时空,看到新人脸上幸福的笑容。父亲最放心不下的是二女儿。我妹自幼体弱多病,后来又四处打工,生活遇到了不少坎坷。父亲最亏欠的是他的大儿子。我弟当年成绩优异,完全有机会考上高中继续深造,但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,还是毅然选择去砖瓦窑打工挣钱。

如今,母亲的青丝早已变成了白发,人瘦了、腰驼了,却时常跟我细数起那些金黄色的记忆。两个弟弟都已经成家立业,不管走到哪,身上都带着庄稼人的淳朴和厚道,带着父亲身上的那股韧劲。我的妹妹生活也逐渐走上了坦途,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家庭,有人等,有人爱,有人守。而我仍是父亲时刻关注的那棵麦子,继续扎根在教育教学的一线,继续发挥着自己身上的光和热。

又是一年麦黄时,麦浪依旧,可父亲却已不在,那些未说完的话、未完成的牵挂,都化作了无尽的思念,在麦香中弥漫,在心房间萦绕。

清欢(外一首)

王义(济宁高新区)

乡下自家五亩田,鸡鸭鹅狗撒清欢。
晴耕雨憩琢诗句,酿酒栽花邀月酣。

自题

细刻江山日月新,一腔豪气映三春。
琢刀评判是非事,无愧丹心照后人。

麦浪逐梦

张开柱(任城)

六月刚到,东南风就使劲呼啸
布谷鸟吵吵闹闹
晨光透窗,洒落在床前
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
啊,又一个麦季到了
恍惚间,七十年代在脑海里萦绕
那时收麦,全靠人力
一弯腰,便是奔上了赛道
一镰一镰,汗水如雨般往下掉
地头,老书记把烟袋锅在鞋底上敲了敲
抱起一捆麦子仔细掂量
长叹一口气,话语里满是苦恼——
“这亩产最多也就三百斤不到”

四十年前,春风席卷大地掀起浪潮
村里的土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
种地的劲头,似火般熊熊燃烧
浇水、除草、施肥、精心照料
天天在地里,忙碌得不停脚
终于,金色麦浪给予最好的回报
每一道地垄,都流淌着幸福的味道
手扶收割机,突突地欢闹
片刻之间,一亩麦子乖乖躺倒
老支书把烟袋包缠在烟杆插在腰上
抓起一把麦子,自信地说道:
“这亩产千斤,肯定跑不了!”
大伙笑得合不拢嘴,拍着大腿说“好”
往后呀,终于能敞开肚皮把白馒头吃饱

如今,土地流转建农场
零星田变成了大基地
播种收割靠机器,防虫治虫用无人机
小麦高产又优质,订单销售高效益
镇里建起了粮食储备库
村里新建了面粉厂
老支书坐在轮椅上,用烟袋锅敲着扶手
声音浑厚如钟声:
“大伙牢记,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
只要齐心协力,好日子还在后头哩!”

内心的风暴

张笋(兖州)

灰色的黄昏在浓雾里
混清着灯光
一缕风过可有可无的影子
摇晃着刀切灵魂般的疼痛

一直以为向着那个方向
逼近梦境
像流浪的云拖着坚硬的壳狂游
风、雷、飞鸟
都很潦草地完成使命
身后沙沙作响的声音
渐渐变得悄无声息

走,还是要走的
雕琢的时间吞噬了野蛮的悲伤
所有的拷问,脸颊回馈了
割不断的痕迹
在月下,竟然还闪着光